

王觉非 / 著

逝者如斯

作者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，记录了其本人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「文化大革命」后期的沧桑人生。这经历虽是个人的，但同时具有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，因而如实地反映出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悲欢离合。许多事件的记录极具史学价值，从中总结出的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，也给人深刻的启迪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逝者如斯

王觉非 / 著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逝者如斯/王觉非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1

ISBN 7-5006-4190-7

I. 逝… II. 王…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1415 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84015396

发行部电话:(010)64010813

北京金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1/32 17.75 印张 4 插页 38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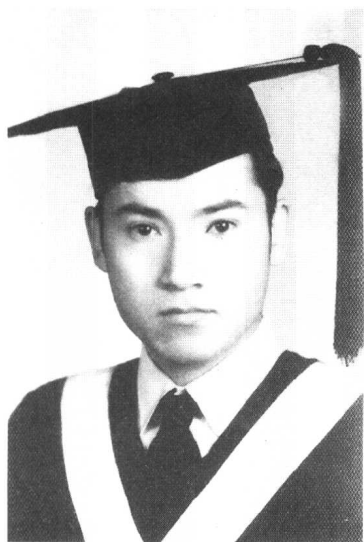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册

定价:21.00 元

本图书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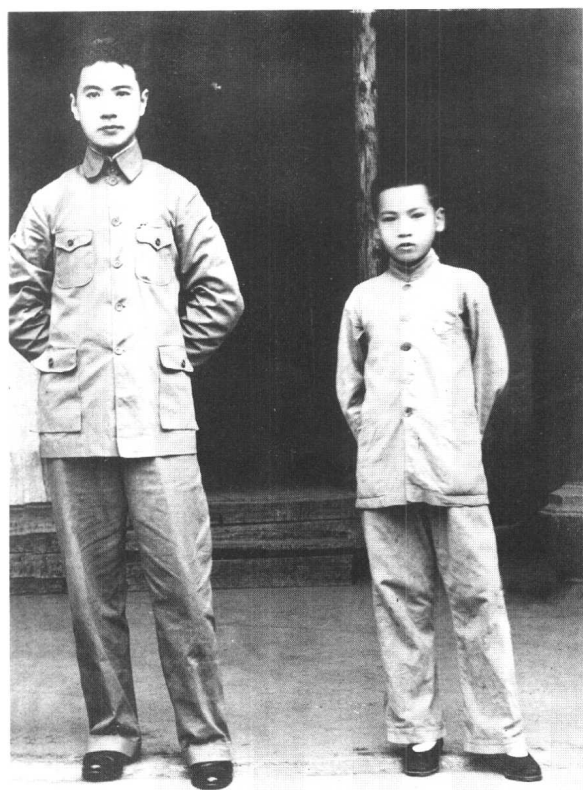
联系电话:(010)64033570



1948年作者毕业于中央大学。



1943年作者离皖南赴重庆前夕，
与父母及妹妹曼云摄于屯溪。



少年时代的作者和父亲。

安徽省立徽州中学三十三年度第一学期篮球队摄影纪念



作者和徽州中学篮球队的同学在一起（右起第二人）。



右后方的小屋为作者出生和童年居住的地方。



1947年作者和中央大学(南京)同寝室的同学在大礼堂前合影。自左至右:吴钟渊、刘锦、张亚中、王维新、章琨、王觉非、王国庆(另一同学廖祖缘为躲避反动派迫害已离校他往)。

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1978年作者全家合影。



20世纪90年代作者离休以后在家从事著述。

前言

我这一生,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时代,在许多方面,都可说是史无前例,旷古未闻。就时代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动而言,不但是空前的,而且可能也是绝后的。不要说后世的人,即使现在一二十岁的年轻人,对我们这一辈人所经历的极其艰难困苦、曲折复杂的生活,也很难想像。物质上、肉体上的百般苦难,要具体详尽地记载下来,已非易事,至于精神上、思想上的矛盾,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和变化,更难用笔墨形容。

从上小学以来到现在,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圈子中度过的。1948年中央大学毕业后,50年来,一直在这里从事吃粉笔灰的生涯。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时代洪流中,作为一介书生,虽只处于大潮的边沿,但在席卷一切的时代波涛中,每一个人,特别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作为运动主要对象的知识分子,不可避免地遭受激流猛浪的不断冲击,浮浮沉沉,回旋波折,历经种种磨难。同时,在我的一生中,亲人无限的爱,刻骨铭心,永远在我心中闪亮,给我以安慰和温暖;我也曾遇到许多真挚的朋友,在风和日丽或寒风凛冽的时候,他们给我鼓励或支持,使我永志不忘;在人生坎坷崎岖的道路上,我也备尝了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的滋味,也曾遭到过蛇蝎似的小人的陷害和落井下石者的打击,使我在一段时期内遭受精神上难以忍受的折磨。这是许多和我同时代的人,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过的共同经历。

我出生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,生活于闭塞的充满愚昧迷信的环境中,亲眼见到农民大起义的浪潮,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面貌有深刻的印象。少年时期,到过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几个中小城市,接触到辛亥革命及“五·四”运动以后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政治、经济状况缓慢的演变进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民族存亡危在旦夕,大片国土沦陷,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却弥漫着苟且偷生、醉生梦死的气氛。中学毕业后,为了要到所谓“艰苦卓绝的大后方”,行程万里,跋山涉水,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。但到了国民党的“陪都”重庆后,却耳闻目睹到处充塞着的腐朽的污泥浊水,令我感到困惑、迷惘。就在这时,我的家庭遭到不幸,公和私两方面的打击令我陷入巨大的失望之中,我感到人生、社会的空虚和幻灭,产生了精神危机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共两党由政治协商走向内战。我们的大学处于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,学生不断展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。我出于单纯的正义感而参加到学生运动中,在政治斗争激烈复杂的环境下,切身体会到组织的重要性,于是参加了公开的民主进步组织和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,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在阅读了秘密的进步书刊,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精神后,顿时心明眼亮,对社会发展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有了比较明确的观点,工作的积极性和目的性大为增强。

全国解放初期,我心情振奋,以为理想的民主、自由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但不久以后,政治运动连年不断,在运动中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无端的批判和斗争;1957年在反对“资产阶级右派”运动中,我被诬陷,受到长期批判,并多次被遣送到农村。在大跃进、大炼钢铁、人民公社时期,全国人民受到空前驱使,经济惨遭破坏,政治上被笼罩在惊恐之中;全国农村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啼饥号寒,甚而至于死亡;受到政治迫害而被

加以各种政治罪名的人不计其数，人人自危，道路以目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全国人民更顿时被抛入梦魇一般极端恐怖的无底深渊，是非颠倒，黑白不分，文物被破坏，书籍被焚烧，知识分子、干部和群众，被作为“牛鬼蛇神”残酷揪斗，许多人被活活打死，或被赶入“牛棚”加以残酷拷打和人格侮辱，在中国的土地上，腥风血雨，惨绝人寰的事遍地都有，如此大规模地对人民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，中外历史闻所未闻。

“四人帮”被推翻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陷入全面崩溃的中国才出现了转机。1978年以后，政治、经济以及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改善，在以前历次运动中被诬陷和错判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，那些加在正直无辜者身上的沉重枷锁被解脱了。我在被平反昭雪之后，获得了在政治上与普通人平等的地位，得以安心从事教学与科研，我感到这时是我有生以来最宝贵的时间，虽然年迈体衰，但我仍充满希望，利用空暇，把从出生到1978年的往事，就记忆所及，加以记述。不过，我这篇记事，对于大半个世纪以来波澜壮阔、翻江倒海的大时代而言，只不过是浮光掠影；它只是这个滔天浪潮中的一颗沙粒。因大病之后，不耐劳累，对史实背景的确认，只能就手边的一些资料进行参考。而1978年到现在20年的经历，具有不同的性质，当另起炉灶，再加撰写。

目 录

前 言 (1)

一、童年(1923—1931) (1)

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(1)母爱(5)夜黑风寒
(9)“跑反”(17)青梅竹马(27)赶集(32)
夏日傍晚(36)秋天的田野(39)愧疚(42)“天
门会”农民起义(45)山花(51)告别故乡(54)

二、进入城市(1931—1937) (59)

1、河南郑州(1931—1935) (59)

初到郑州(59)小学生活(61)父亲的报馆
(64)邻居(65)童年的友谊(67)离开郑州
(68)

2、安徽太平县(1935—1936) (69)

转向南方(69)学习成绩下降(72)

3、开封一年(1936—1937) (74)

第一次离家(74)开封黎明中学(76)开封风
光(77)

三、抗日战争早期(1938—1944) (80)

1、辗转皖、豫、湘、桂之间(1938—1939) (80)

抗日战争爆发(80)开始流亡(82)南阳赊旗镇(85)此地不可久留(87)离开赊旗镇(89)在湖南衡阳的一场重病(92)中秋夜日寇飞机的轰炸(93)“桂林山水”(98)

2.再到皖南(1939—1943) (100)

周家山(100)徽州中学(102)小镇隆阜(108)徽中的同窗(112)日寇飞机对徽中的轰炸(113)中学毕业,告别隆阜(115)

3.万里西行·重庆·江津(1943—1944) (117)

启程(从安徽祁门到江西波阳)(117)几次险情(从波阳、株州到桂林)(122)西南行(桂林、贵阳、重庆)(128)雾都重庆(134)大学先修班·噩耗传来(137)战区学生寄宿舍(142)

四、重庆中央大学(1944—1946) (144)

柏溪分校(144)老师们的风采(146)自由掩盖下的苦闷(151)日寇投降,抗战胜利(153)重庆沙坪坝(155)万花筒·抗日战争时的重庆(158)中大学生运动的兴起(160)“一·二五运动”(164)“一·二五”运动的余波(173)“复员”回南京(176)

五、南京中央大学(1946—1949) (179)

回到隆阜(179)家庭破碎·枝断根枯(181)教授专家荟萃(183)抗暴示威·学生运动再起(190)“五·二〇”运动的前奏(193)“五·二〇”游行示威(200)学校内政治分化的加深(207)助学运动(212)一次偶然事件·骨折(217)政治风雨中的个人感情(219)另一件个人感情的不幸(225)林县

同乡(227)叛徒(228)大学毕业前后(230)留在
中央大学任教(234)参加组织(237)护校与应变
(239)“四·一”惨案·南京解放(243)

六、解放初期(1949—1955) (247)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(247)新气象(249)入
党手续问题(252)社会政治运动(253)学习苏联
(255)家庭团聚(258)年轻的朋友(261)参加土
地改革(263)江心洲血案(267)三反、五反、思想
改造(270)院系调整(275)教学改革·师资队伍
(277)斯大林逝世(282)政治学习·肃反运动
(284)青年教师的思想斗争(290)欧阳翥教授的
自尽(292)一次特殊审查(295)我的教学科研工作
(297)

七、大起大落、波翻浪滚的年代(1956—1958) (300)

1956年的重要意义(300)知识分子的春天(301)
初到北京(304)新来的党员教师(305)问题和思
考(309)大鸣大放(313)“政治民主是学术繁荣的
前提条件”(318)“钓鱼”、“引蛇出洞”(322)反右
派斗争(331)不祥征兆(335)如堕深渊(341)几
个被打成右派的朋友(347)

八、大跃进·人民公社(1958—1965) (361)

“大跃进”(361)大炼钢铁(365)人民公社(370)
下乡劳动和整社(376)结婚成家(389)庐山会议
前后(391)学术出差(397)又一次打击(401)严
寒中的几丝暖流(406)两次进京(410)英美对外

关系研究室的工作(415)风声日紧(418)海安社教运动(上)(419)海安社教运动(下)(428)山雨欲来(432)

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(上)(1966—1971) (437)

《海瑞罢官》(437)《二月提纲》的发表(439)“文革”之火烧到南大(442)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·毛泽东“炮打司令部”(445)“臭老九”的悲惨遭遇(453)破“四旧”抓“黑帮”(459)极端个人崇拜(464)夺权(467)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和社会混乱(471)抓叛徒·刘少奇冤案(476)工、军宣队进驻南大·清理阶级队伍(481)校外劳动·长江大桥·城西湖(486)“二月逆流”和“杨、余、傅事件”(492)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天下(495)中共九大(498)溧阳劳动(501)“深挖5·16”(505)林彪“一号手令”·南大全体人员到溧阳(510)从溧阳返回南京校本部(513)

十、“文化大革命”(下)(1971—1976) (517)

秉性难移(517)恢复招生(521)“开门办学”(525)“批林批孔”(527)“评法批儒”的试点(530)周恩来逝世·1976年初春的斗争(537)“四五运动”(540)天怒人怨·唐山大地震(545)毛泽东去世·一个时代的结束(547)

后记:秋天里的春天 (552)

一、童年(1923—1931)

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

我于1923年出生在河南林县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。村庄的名字叫刘家洼,但村里没有姓刘的,姓王的却很多。听老人说,我家的祖上是从山西省洪洞县一棵老槐树下迁到林县的。关于山西洪洞老槐树下是祖居地的说法,在华北诸省如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广泛流传,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祖居之地是在这里。有人研究这可能是在明代一次大饥荒时,官府为了安置饥民,将山西一带各地的逃荒百姓集中起来,派到各地去垦荒为生,洪洞县的老槐树是点名集中分赴各地的集合地。不管此说是否可靠,我家的祖居之地顶多也只能上溯到这里,究竟以前祖籍在哪里,没有人知道。

从书上看,林县历史悠久,殷商时期为商都畿内地,西周及春秋、战国时,先后属卫、晋、韩、赵,秦时属邯郸郡,西汉时置县,至明洪武年间改名为林县,属彰德府。境内除有旧石器、新石器的遗址外,还有历代的长城、石窟、佛寺以及历代名人碑刻。历史上还记载,林县一带的奇山异峰曾吸引了一些文人雅士,五代画家荆浩曾在附近的洪峪山创立了唐宋山水画中的北方画派,唐代诗人高适、金代诗人元好问也在此地留下了诗篇。

然而岁月流逝,世事沧桑,近代以来,林县一带却以土地

贫瘠,灾荒连年,人民生活极其穷苦而著称。平时雨水奇缺,十年九旱,有人统计,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五百余年间,林县曾发生过大旱30次,庄稼颗粒无收,饿殍遍野,甚至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景。我幼年时听老人们说,他们的祖辈从山西刚迁到林县时,遍地荒无人烟,常常有野狼在周围出没,有时野狼忽然用前爪扒到行人的双肩上,人一回头狼就咬住人的喉咙,致人于死地。有时,人们赶着驴子外出遇到狼时,狼会咬住驴的缰绳用力向前拖,驴子拼力向后挣扎,然后狼突然松口,驴子就猛然仰倒在地上,狼再上去咬住驴子的喉管,等驴子窒息后,它就把驴子撕咬吃掉。

老人们讲的那种遍地都可见到野狼的事,在我小的时候已很少见到了,不过,也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件事。一个夏日傍晚,村民们都到村口谈天,听大鼓书,我们小孩子则在打谷场上游戏。夜深后,大家都回家去了,但村西边的一个寡妇却不见她的小儿子回家,她托人到处寻找,第二天在村外的野地里发现隔一段路一摊稀饭、一摊血,原来前日傍晚,小孩刚吃过稀饭出来玩耍时,被狼咬死拖走了。大人们在野外看到野狼的事也时有听说,不过,野狼见到大人则远远避开,不敢靠近,只有当它们遇到小孩时,才会咬人伤人。听说我姥姥家(温家掌村)曾发生过小孩遇到野狼的故事。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孩,非常机灵,一天在外面玩耍,远远看到山脚下一只野狼跑来跑去觅食,小孩很快脱了鞋子爬到树上。野狼闻到气味跑了过来,却发现小孩已爬上了树,就用嘴咬树干,想把树干咬断,树倒之后把小孩吃掉。这是一株杨树,树干不粗,不过树皮味道苦涩,狼咬了一会儿,嘴干味苦就到处找水喝,小孩见此情景立刻将上衣脱下挂在树枝上,自己滑下树来跑回家,狼跑回来后把树干咬断,树倒之后猛扑上去,却不想只是一件衣裳……这些情况说明,我小的时候,我的家乡仍是很荒僻的。

在我们的村子及附近一些地区,极端的贫困是普遍的现象,几乎家家农户平时的主食都是米糠,有时是清水煮糠疙瘩放点小米或玉米粉,有时是糠做的窝窝头。我们村庄附近的山区,柿子树非常多。秋天柿子成熟的时候,满山遍野金色的柿子挂满枝头,我们小孩子常爬到树上摘柿子吃,柿子主要并不是当水果吃。柿子摘下来后用绳子串起来晒干,磨成粉,拌以谷糠,名为炒面,当饭吃。至于菜,平时根本见不到菜的影子,只有秋天收了红薯以后,把红薯茎切碎熬汤,另放一些包谷(玉米)粉当饭吃;把红薯叶子或萝卜叶煮熟放在缸内捣碎了当菜吃,名为“老缸菜”。油和盐很少能吃到,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顿扁食(饺子)或大米饭。林县一带是食道癌高发地区,我小时候也常听说有人生“膈食病”,即食道癌,吃东西不能下咽,不久即死亡,据说就是常吃腌菜的缘故。

土地贫瘠,粮产量低下,和水源有很大关系。平时,十年九旱,即使下雨,雨水陡然聚积起来,冲到山下,我们村子的街道顿时成了小河。但河水冲过以后,又是滴水不见。当地的民谚把这种情况形容为“天旱把雨盼,下雨冲一片,冲走黄沙土,留下石头蛋”。天旱的时候,人们吃水要到很远的河里去挑,有时河水也枯竭了,就无法可想。我小时候,有几次和大人们去山里跳到坑窟窿里,用扁担、棍子往细缝缝里捣,捣半天,才滴几滴水下来。

当地交通闭塞,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,村里有许多人,一辈子除了本村及附近几个村庄外,哪里也未去过。平时人们讲到外县、外省,好像是遥远的外国一样。我从小长到八岁离开家乡之前,除了本村刘家洼,就只到过我姥姥家的温家掌和我上小学的合涧镇等两三个村庄,甚至连林县县城也从来没有去过。

愚昧迷信的风气弥漫于林县整个地区,关于狐仙、猫仙的